

渭南文集卷第一

綫裝書局

山陰陸游

天由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
尊之至心均萬寓之福敢即昌期虔申壽祝
史君恭惟大任繼愈署簽



受命溥將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二十五冊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系列

宋集珍本叢刊

第二十五冊

任繼愈署簽



綫裝書局 中國·北京 二〇〇四年

第二十五册目錄

演山先生文集(續)	黃裳	一九五
山谷全書	清乾隆三十四年緝香堂刻本	黃庭堅
正集	二〇二
外集	六三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上黃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為文章者採撫襲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采者曾不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示有能言者嘗謂氣之高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氣之來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机而形見乎聲色聲色不足寓之也一寓于文辭也此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與萬事之變相適于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決為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為洪濶驚湍出人不意開悟其耳目然後淹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氣俗趣不足以係累其靈臺者邪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為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為大和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發于名教中而自得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

生于性實而性實出乎誠心之虛一故其為文章也述方而意圓述實而意虛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嘗謂有道者之氣其在天元也歟當夫杳冥而未發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莖發出于草木好音幽情發出于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烏知其造之者邪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嘗用意于其間哉大和之氣其未遠矣性天高明空無物隨所感寓發為辭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武華之所以求其實焉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實存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实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惟得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子曰子夏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未得其所以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傳其後子思得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得之是以中庸七篇其言自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其未不知其得之易也世習物累不能傷其氣而病其文則性與天道二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宋集珍
本叢刊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子見之矣二子之後李者失其傳焉其性無夫其心無官其志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一入而累之言辭之間徇物而用其氣短于氣者無才以運動之俗于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于氣者無道以虛靜之且夫率性而合之則有道充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于留间耳是以機娛调诙窮愁憂憤鄙俚陳旧一发于文辞及索其实用则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楊雄王通韓愈嘗斯文寂寥中特起而言焉更相著書以见于后世然而荀之文繁多豪綴聖人言而盡者荀至饒々而未之得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絕荀以穀诗書幽隱而無說閑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為詳無说乃实有说耳予常谓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荀卿之後叛而為李斯聖人所以言者蓋自子游已不及矣其後為荀卿之季豈足恆哉雖然荀以一言教诗书而李斯輒乘其说而褐之荀所謂累其氣者也無一以貫之疏略抵牾未始有擇焉此其文也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乱正羞貧賤以害義其志之君不靜故也然而文章之体至雄而少全焉王通

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泛性天之中来耳道德之意多见于法言及其行也趋蹶于阁下此亦思苦之不达欵有思焉不必苦而得之則于幽疑之间感忽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奄夢耳安得暴其氣哉王通之文無道以虛靜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剽窃論语无足取者退之有才者之文耳其齋默也不知有命其取與也不知有義迹為道之大方喪於此矣才華之可爱何足尚哉退之曰苟揚大醇而以疵而予謂大疵而小醇者其退之歟無他世習物累

曰其思苦其言穀其思不苦亦安得其所以為雄哉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四

宋集珍本

得以傷其氣而病其文耳數子之聰明其失如此鄙俚陳旧一寫于文辞者可勝計哉不必議也故予觀人之文章窺知其為人其人之可愛者嘗曠數百歲而莫之遇也嘗欲深遠其氣使夫世習物累不能輒然搖動于聲色有物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古意渺漫浩無津涯則著為議論夙思飄逸不可禁止則發為歌詩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為得耳雖然不肖者有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劖之時而或為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于訓解序記之中雜出于

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旧一
卷于文辭者僕所不願道也輒書以為獻

見呂參政書

閩之奉進士自歐陽唐始唐始以才俊先鳴于溫陵其後文學之士起為天子元弼當世名儒至今尤盛于天下自唐倡之嗚呼南海之濱去中國遠矣士風儒教久在寂寥中無振發之者唐于是時特起而鳴焉是可尚也雖然唐以小才鳴而和唐者知為文辭而已今天有意于斯文便閣下以道鳴有堂然出于腐儒中者閣下實相之悟好高者之空談解好恠者之弊行使之中而高約而詳不至泛然無所之違閣下之力也天下之士求正其心以养其氣求大其氣以高其声韻從公之後而和之閩之奉進士自唐始而士之季為有道者則自閣下始矣况其所倡非特閩之人哉棠和公之鳴者惧其所養之或乖其声高下之不齊不能雍然在其後乃書其言求正于左右棠之季方其進之時昨日以為得而今日或自非去言為之正焉則棠雖疲憊自當鞭其後不敢怠也逆之其心甚虛而能有所受閣下不以其不肖一賜德旅紙筆不能致莊尚與其來之意而略其為見之礼

古今之士所受之性所存之心所行之義所尚之志
非昔高而今下也無有古今所謂大道無有高下所
謂大法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下無不得
者何獨于今人而疑之哉然而古來之士德至貴物
至賤利至輕義至重方當独善之時萬鍾之祿不易
于簞食百鎰之金不易于多文潭々之居無以異乎
華門甃牖之自遙也窮而兼善于一鄉達而兼善于
天下立吾良貴故也非爲乎貧行吾素忘故也非爲

乎勢孔子之弟子有志于道無志于仕有如曾哲漆
雕閭者圣人之所與顏淵閔子騫者聖人之所尚顏
淵閔子騫其德成矣然而無志于仕何也其意以謂
載質而出自有圣人在焉圣人仕矣吾属何患于喪
乎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貢仕魯子路仕蒲衛叔然
無足慕者故天下無行多為家臣顏淵之徒下視區
區之仕不能賢子游夏季路之輩何必于仕哉嘗恆
先王之澤熄權利漫長之世諸子有能恬守順受以
道為樂恬默以時未嘗失言去就在我未嘗失足豈
特圣人為之依歸乃至于是耶所樂雖非窮通必有

資于窮者蓋有受道之質苟無助道之資奚假行礼
義哉誰全人無如之何矣故顏子雖貧尚有郭外之
田以備簞食仁者养生之計不死是矣無窮之欲世
之累烏能容我哉又况先王之盛世自有土田天下
君子出則耕入則眷居則奉楊子所謂古之君子耕
且眷其以此歟秦廢先王之制天下土田尽入兼并
之家士始為貧所窶自非獨行特立之士見取于世
尊之為師貴之為吏其餘孱弱衣屨為屠沽衣流為
商旅文人之門投書曼裾自荐其貧賤以道為貨患
不得之嘗有戚々之態是故去就徇人憂樂逐物志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七

宋集珍本叢刊

輕而利重楊子所謂秦之士也賤其以此歎雖然好
古之士雖不如此而為身謀家計所困雖有漆雕聞
季路公西華之志及其成德然後幡然為伊尹者何
可得哉此蒙所以辭去左右慨然而西之意也

代上教官書
仁智之教欲其止乎善也其期之甚嚴則曰三年李
不至穀不易得也欲其進乎善也其責之甚寬則
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烏斯亦不足畏也嗚呼四十五
十而無聞烏不孝之過也三年李不至穀不就有
道而正焉之過也不就有道而正焉雖幼而奉其能

賢于四五十而有正者乎雖然四十而無聞聖人
未即棄之尤可畏也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然後棄之
不足畏矣故後之齊子者雖壯且老可以復興始奉
仁且智乎某方少年時泛事于辭賦古人大全未之
及知好孝之心時為生事奪去因循至今且四十矣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某之生也其性有天其心
有神可以侔大虛物萬類不然廢天喪神而與彼萬
類同徒于化不亦賤乎中夜反側益驚無聞好孝之
心復矣其中是故去家數千里求正于有道者方當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八宋集珍本叢刊

天子建李舍延儒生置道德之師為之導發其德性
而某幸具貞外舍以奉閣下之風教于此教月矣閣
下不棄其愚不肖開道而進之不至于穀非某所患
也雖然眷眷之懷尤有閣下之盛德嘗留私心欲其
矯撓而成就之尚為可畏者皆出于門下此某所以
來之意也

代上有位書

窮通晦明者天時之盈虛榮辱成敗者人事之得失
然而楊子以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則在天時者又
何力之能為哉蓋謂天之有意于斯人也不可耳提

而進手授而上亦因乎人而已則君子者其天意之所寓歟有道而無位不能陰相天時有位而無道不能陽相人事位典道不相遇則天之所寄蓋已輕矣而今閣下有道以應物有位以行道何為而不可以世之學者所以欲侍下風少聽咳唾之餘以祭滯思閑下其可辭而却之廢天之所寄哉晦斯光空斯通非所必也榮其辱使之不失為不仁成其敗使之不失為不智此其在我者耳閣下觀其志與之進可也

荅總長老書

得書示喻所稟中正有常不與世人相為流轉此即

清淨無染雖將迎無窮任緣自若是真有道者之教也敢不承聽當謂使佛生中國必不強其俗以西方全人易地皆然何則道之本則一故也夫使學佛者知其道果不出于吾聖人教中則其奉佛也何事于惟其論佛也何事于抵為其不知孔子佛老之用殊途而同歸相悖于名迹間終日捕影而無所得鬼咊態度自取笑耳故近來學佛之士自公而趨焉必去其衣冠婦人女子自家而趨焉必去其首飾被童行服合掌屈膝環列長老坐側男女渾淆遺外形迹長老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學佛嗚呼為長老者已行

邪道矣尚能為人乎哉雖名尊佛其實害之也夫佛之徒寓中國尤客之寄主人家耳行恠立異其家及鄰里必有忌憚猜疑而攻之者其理然也使人各忘己分上事迂徇其迹昧者以邀福誕者以邀名不自求佛于心異則恠；則恠密則瀆；則亂相覲之俗亂旁觀之俗駭于是乎毀生毀則排；則逐其勢必至于此然則今日之事佛者豈得不為佛患哉天能正心誠意以為天下則佛之道存焉其徒不知出此乃屬梁武以幸一時之光耀廢棄興禮遂亡天下而使後世君子罪梁以齋戒者其徒之過也今日李士

大夫婦人女子從其徒遊者弊正類此夫佛無乎不在有道者之教必能各因其方各覩其分各從其學各隨其時而引之要之得其所歸而已使佛之教寓常行道中不見于立異欲害之者不得其間而攻之使中國之俗不失其徑以心會佛然後其道常崇而不可壞常存而莫能廢此予有望于廣慧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見南京留守書

裳居延平時朝中有道之士吉光南來而裳得之如醉夢中當雨餘秋晚有物冷然過之披拂其塵襟使之洒然以醒竟釋然而行起無復有滯思者是時閣下之風與焉嘗恨微賤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懷慨然而飛蓋已久矣去年為浙江遊見孫公子雪工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窮之也遠使人欲得而侍之不欲去也及來睢陽又來閣下昔聞其風恨未及見今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一

宋集珍
本叢刊

見之矣暖然而為春肅然而為秋閑流俗之煩襟登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其清和而肅靜也將欲視其儀聽其倡慕登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義解以贊于左右

代上時相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之人皆有是性天下之性皆有是道然而常無心德以知之失之粗略嘗無義命以行之失之畏懦于此數百歲矣盖自周而後天下之士流落于末學心闇而意冥不能由性而

見道由心而見性有言非德有為非理人偽之中心勞而日拙是故其志益微其氣益衰不能自振其勢然也天意未喪斯文以付閣下能以身與國存亡而更立天下之法能以德興神出入而講明聖人之道天下孝士久隨老宿而流落俄聞新美而亨奮得其統序而享之某偕天下之士受其賜者也所得之言不過閣下之諸餘然時以類求之或有得焉且惧其為智未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尚有私言者固書以為獻周禮教職斐然成章或賜召覽亦見其性分之所至耳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二

宋集珍
本叢刊

代上知郡書

古之君子務成天下之才性何其深厚也未可與知者其教之有仁術故不廢其才不可與言者其教之有智術故不棄其道不可與言者其心不歸其色不淺此之言道適足以瀆我以其瀆我而遂絕之是天下之不可與言者果不可以化也亦烏用君子為哉天下之人皆有羞惡之心見棄于君子者尤人之所羞惡也圣人以人之羞惡為甚于此寓之教焉孔子之于孺悲是也愚者非無其才其心亦非不善所以無智特有物蔽之耳苟以其無智而拒之則吾之設

科也乃特為有智者設教有智者奚待吾言哉則教之為無智者設明矣是故君子有教無類來則進之耳孟子之于窮屨者是也然而在所拒者無常人拒人而求其变者非常教聖人蓋不幸有孺悲耳然而聖人不與之進豈遽然棄絕之無意乎悲哉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有意于悲深矣嗚呼聖人君子造次不忘悟人子善仁智之心何其深厚也閭下之于孝者不與之進固是教也然而孝者之心非敢以為孺悲焉事上之分不能自嚴特其智不足以及此未足恤再閭下有道素為孝者鄉裡又有長民之位牧民之地惟拒之求其变使民何望哉君子之教固多術也孟子設科在閭下尤宜尚者上則相天下則相君內則成己外則成物無間其愚不肖一期而進之庶幾其有革焉固其任也

代上監司書

先生始用六廉之法属于治官之長貳作成羣才以赴吾事雖有歲終之廢置三歲之誅賞以行六廉之所興其在造物者之制命欽陰有為善而得福為惡而得禍不可罔也羣才之見作則尤庶物之作於化耳溫作之而生暑作之而壯涼作之而歛寒作之而

堅推而行之小大之材悅人以華利物以實隨其才分各有成就若有貴賤之者未嘗中道而廢焉資質不良或剝于飄風或槁于烈日或病于陰陽之厲氣不足道也今天子出轉運使總領一路之屬吏六廉而毀譽之和氣如春正色如冰奏牘一往與奪隨至造物者之外補耳顧不重歎某得官長溪幸與羣吏趙走屬下一年于此矣窮以半生之年而老子區之下職役世而無聞不獲少伸其志是可恥也日中遼寧以六廉自鞭其後惟恐其不盡三歲之賓服敢望也得偕鐵莖之物隨其才分即就而歛焉其不造物者之意耳

見陸直謙書

自得之心斯有眞樂得之于心以至樂待于外而後真樂至矣此樂之至乃生于夷懶無所係着不以物去而憊物來而失物之半亦無常此樂湛然在耳雖然此自成者樂其無待于外而已非至樂之盡也天下其有求我者乎滿虛之中出為法言德行樂發其德性私淑其身若不為也居在仁動在智始盡其樂焉雖然至樂之盡存乎成物夫得物而成之有數存焉愚嘗嘆仁智之君子其居至樂之盡者何其難得

而未及見也此者來京師望見天子之學形勢翼
翼吞并數舍高明爽垲人之氣又見天下之士接軫
而未促膝而共處富有千餘人褒衣博帶礼兒容易
壯人之志夫學者如此之盛久而學者之所寓如
此之觀美已有能感人者諸公于此為之出道德布言
教導發其才性肅然而師承之恩始望見孝者與學
之所寓其自己明其志已壯由是而卒首以望諸公
風儀德表使人慨然慕之非特目明志壯而已恩始
嘆至樂之盡不可易得而今諸公之才藝通會聖君
賢相留意于學者天人之會為之師承而教育之難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五

宋集珍
本叢刊

疑答問愈久而愈新初意諸公之學夷然而生混然
以成若經而不可荒若費而不可窮不以人之情有
好數而為樂之新故不以物之能有新故而為樂之
盛衰真樂之至之樂之盡諸公宜有之愚因言為樂
者有三而母人所謂富貴之樂者不足以語山水之
樂達人所謂山水之樂者不足以語教育之樂富貴
之樂無志以外之謂之逐物山水之樂無道以寓之
謂之耽物逐物喪已耽物喪志非特志與已喪也其
樂亦已荒矣故富貴之樂極而疲懈之態生富貴之
樂去而窮苦之態生山水之樂盡而寂寥之態生非

富貴山水能使人窮苦寂寥也其所以樂富貴山水
者偽故爾外物之樂吾之內物兼有之世之人不務
尚達而務外觀乃至喪已與志而莫之悟焉良可悲
也夫富貴之樂在性之德有之山水之樂在性之理
有之富貴物之在外者固不足以交君子之內而山
水則外物之可樂者耳故君子之樂在道有時而即
山水者寓其樂而已雲山之阿烟江之湄豈必浩歌
遠引與人物絕乃獲其樂哉故山林之幽軒冕之榮
皆無足為諸公愛者其知而好之誠而樂之者教與
學耳豈復有加于我哉愚之來將與生求為真樂而
蓋其願也

與教官書

慕其樂之至者諸公之仁亦當降道以授之東開門
以延之入垂手而援之上希夷之鄉獲列于執鞭者
蓋其願也

崇與聞下窮達異事睽遠良久無緣奉教博想高義
有如背者獲侍下風而見之不勝眷眷伏承朝廷增
廣太學旁招多士菁々之茂期在中沚擢用附下為
之宗師使與天下英才往來事于道天性之樂何可勝
言昔時漫遊私心寄許于達者今日之用方次育才
上副天子所以教孝之意下慰士叔不可緩也嘗謂

先王教養人才期之也遠責之也至待之也厚後世多喜教育之名而失其實養之不及先王之所教取之不及先王之所用區區之名無益于治背時窮患道德不明而為之論道文章不純而為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因爲建學記以寓其說輒以為獻常謂天下未始無本特作之者無其術耳方今聖主追復三代之教育費財以養耆老以散費爵以取閭下達丁斯時而有教育之任四方之士聰懶而來小大之材請就矯操封名錄文以示至公月書季選以求至當如此之類是法而已以為公平是

秀者致之以異制過之以殊禮表其文行以示于衆作其好勝之情服賢樂善之心俳發而志于季草剽空之文去奔競之行正偏蔽之道何憚而不為哉橐為生事所累未即奉教嘗謂閭下才氣宜有為者一季之事過將略見其萬一故同鄧秀才行輒書所懷

以為季者之贊

代上教官書

天之分予萬物所欲者不可得而加所惡者不可得而損而物之求不必迎其去不必將去東加指北人

所與資賤窮通各于分于之中而安之莫不有適焉則僕于閭下可以相忘矣清冷之濱翠微之麓有屋數間可以避風雨有田數畝可以具糧而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孝父母兄弟合井談笑有無涯之樂其自為計不亦是乎不然求產編之文還華髮之貌山馳水泛不遠數千里託于泛々之逆旅數年如此矣其自為計不亦誤乎究諸天之念萬物其在外者有窮達之時貴賤之位有多寡脩短之數相忘而無心相失而無情固其理也而在我也其知有先後其德有小大者非生而知之又當有志于大人而後已則焉斯善取士者也求諸鄉聚則有一齋之秀者求諸

安得不求之人哉故愚者必求諸明有志者必求諸有道然後達耳求諸一鄉無有也則求諸一國求諸一國無有也則求諸天下其求而得之有以為已然後能為親有以為親然後能為人則僕所以不遠數千里者有是說焉閣下天使之任僕是說而與其求者也不可忘僕尤僕之不可相忘也宜乎示之以德容而使之化待之以诚意而與之間燕居之側時賜高論開悟其視聽則僕之遊無憾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九

本宋集珍
刊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啟

狀元及第謝啟

鄉文獻書特為一鵠春官奏藝間在三人引造帝庭再上千言之策拔還桂籍復先萬國之儒上辱聖恩內懶七論竊以堂室如諸夏柱石如羣英法度者壇墉文章者丹牆欲隆夏屋之觀美必謹工師之搜求然後丹牆浮以為文華垣墉浮以為阻固天變不能凌暴人亂不能窺窬然而材或不備則不可與防不虞材或不嘉則不可與圖無弊是以聖人之取才也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五

宋集珍

無類聖人之育材也有方其才無氣則用之難乎有為其言無德則取之難乎有用將致其才行則先養其氣于剛大將致其言語則先育其德于高明使之致思以勝其所聞則其德守天使之戒初以制其所徇則其氣守性始有當世脩明之士能為先王輔相之人行止在我而不在乎人此道所以行富貴在德而不在乎物此德所以立讀書萬卷豈學蠹魚之死生食祿千鍾亦同草食之浮失譽然為我幡然為君文章還以為其有道以制行先王之澤襄憲後世之風陵遲

沚中之義帰為陳根山下之泉出為行潦其德昧于然否其氣趋于窮通言不以物來而喝才不以事至而運青衿不見漫嗟三月之何長白髮已生尚恨一

經之未完性命之情淪溺于陳迹口耳之李耘粉于異端俗有不能與之憂才有不足用之嘆方悲此屬蠹六藝之空文何幸吾君寤千年之曲見論升以舍作具其才行盡新書黃卷指天人之遠收殘旧書李青天披雲霧之深道德之統奉以兩瑞礼義之序弥于萬類慶小子之有造慕壯夫之不為至使空之鄙夫化為濟之多士小者大者薪之槱之昔欲求

演山先生文集

卷二十五

宋集珍

心既幸孔門之受今茲行義又蒙唐構之收拾荷寵灵挺膺榮幸此蓋伏遇主文內翰先生閣下士類承法儒宗淨名中開性天下臨文軸其識如鑒以器取人妍媸之形見笑見頗圓方之材為輪為桷乃若無似亦皆不遺為起齋庭之一飛與遙高門之三級德虧典望誤傳江夏之無準策玷宸聰遽擢平津于第一宜其柔氣以御事務德以應時值守士規勉從官計上酬覆蓋之德次荅生成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府學解元謝啓

爲道而季則何羨乎紓朱爲貧而仕則何慙乎擊柝
焚膏繼晷苦穷千古之精粗裏飯候明情較一朝之
長短彼此時異行藏道同金有滿簾豈勝一經之教
子田無數畝宜思三釜之泊親南去千山西來六載
爲道不爲利惡求龍斷而登之趣時不趣人羞遠播
聞之祭者以故難逢赫赫之盛知久接泛泛之道旅
無以陰相其天樂何其數寄于身謀豈謂上游亦收
片善伏惟某官其仁足以度物其智足以照人中開
性天下臨文軸圓方之材輪桷于刃下炳熒之形笑
嚙于鑑中何幸空空之鄙夫輒先濟濟之多士一睨

三倍自慙赤足以離羣三年一鳴顧此何由而驚象

南劍州解元謝啓

辭去何緣擬作西廡之鷺鷥未亦分知爲南海之鵬
行止非人所爲得喪在予何累受性真直典世闇疎
謂古人所謂德者要之所得無偽乎心謂古人所謂
行者要之所行無害乎義規俗態勿容毫髮子胥
中蕩蕩道情可置江河于度內方圓周士之肆邊幅
漢儒之勞雲山竹溪或浩歌而往春花秋月或大醉
以遊竟求無物引去有誰天籍自鳴何求于金石虛
舟暗觸無意于風波謂不能直情而或隱忍以私則

其有動也非情之和謂不能適性而或矯拂以偽則
其有爲也非性之正上推小廉曲謹以望天下之俗
故奉之士也拘下飾姦言偽行以因方中之人故今
之愚也祚或待屑屑之末節乃誠聞之大方伏惟
某官人器之內受而不遺心鑑之中見其所抱遠移
嚴牒發揚小材屢顧弊廬感動後季收青衿于城闕
舒黃卷于學堂講道南來承以多士獻書西去出于
羣英斗下夜明孤鋒艷艷雲中秋靜一鶴軒軒臨義
揮毫雖慙千慮之所得固夙展翅且慰三年之不飛
其進疲鶯以酬榮葩

賀正與監司啓

百華燈動明庭已樂于稱觴萬室春回寒谷已煩于
吹律牢土雖廣欢心所同伏惟某官元善長人忠誠
許國才與時行故其政可以成物恩隨天施故其德
足以佐王兼臨兩路之人民卒光以己同享三陽之
福祿卒至于天拜壽無緣蒞官有限

謝發運啓

東来蓮幕俛輪三月之劳西去鶴書輒十負之幸
移文忽及稽德尤慙伏惟某官走筆萬言讀書千卷
道足以致主而不自以為至才足以過人而不自以

為多退訖高明發揚愚陋具負越府已垂下庇之恩
應詔辭朝預出先容之力願勵師李康酬已知

謝判監啓

帝倫忽降于遐封天澤還沾于微品越侯幕下總冥
于賓筵虞帝庠中遽忝于師席幸免薄書之多事擾
擾紅塵間尋簡策之微言悠々白日造道則未具負
豈能伏惟某官處當時儒重之官抱庶士師尊之業
無倦之教則六德所發至于六舞有造之孝則一言
所視期于九年自省迂踈安能副貳才低賈誼對言
無補于先王性懶仲舒講義有慙于諸子宜其驅策

駕下討論古先內求經季之依歸上副義方之教育
謝澧州韓棟儀啓
虞帝上庠既孜孜于養善魯侯泮水又汲々以承流
書有同文季無異趣篆刻之技壯夫不為道德之師
小子有造此澤微矣斯文殆哉襲蹈以為辭章章制
以為典禮以行己為固以徇人為通風俗已行圣矣
有作景置百家之小說發明千古之微言至讀庸行
心稍收于城闕秋声春舞性方達于儒堂雖多科第
以招近更重藩垣之協贊伏惟某官道義足以致主
仁智足以育才出補太原雖非長情之意招采下縣

又有文翁之風齊弊之李丹艸一新鄉往之儒書創
交集使車輞下遞馳教育之声師席難登誤冥迂踈
之李以今之倡者可謂甚美而世之學者未知所安
物或作中韓之害人反言孔孟之可疑莫省老莊之
所致幸蒙眷眷之命粗道區區之懷大鳴小鳴但恐
此聲之未至半教半李且欣吾道之將成

謝賜詩表

賜臣等之第其名已顯賜臣等之服其身已榮賜燕
以盡臣之欢賜金以加臣之幸童童寵數佩服難忘
臺宸心優隆未已俄聞星使疾驅靈囿之中忽見天
章榮照清樽之上辭掩金玉翰生風雲拜受戰兢懷
歸榮耀中謝竊念臣等下肩一介之賤內服四端之
蒙赤輪大馬之勞先享雲天之樂豈意更玷仙藻益
光几流恭惟皇帝陛下道貫三才德通萬類忘言
而復則模之以皇質肆筆而書則雕之以唐文生于
沚中者則使祭為殊英出于山下者則使流為巨浸
然後形見梁育之意詠歌作成之才垂圣訓之文華
惇士夙于高美瑞光四座謁々春空之雲欢意一声
吻々平野之鹿臣等方筮以仕宜書之紳慎守士規

匏泛官什動靜復思于帝作死生誓報于天臨

謝賜燕表

唱名中禁既霑皇恩錫燕上林又將睿意誕膺崇幸
祗荷寵靈中謝恭惟一皇帝陛下常嘆才難不憂道
遠推至誠而樂興開數路以兼收堯心所宅則如輕
重之在權舜目所過則如妍媸之在鑑將欲驅馳其
行藝且先鏘刻以龍光廣推湛露之恩微及蓍裁之
品啟具陰陽之和氣樂通天地之至情待之以獻主
則蓋暭交飛陪之以泛臣則金朱相照恩袍色動迷
芳草之依々仙籍香浮引薰風之拂々竊惟臣等之

卑賤何幸聖朝之優隆雪上于天果沾茂渥魚在于
藻莫測殊欢相與盡心佩服鹿鳴之礼各思報上壇
歌天保之章